



故国神游

一部

三国

历史的全新注解

二个恢宏

时代

的激情跨越

三位少年画古情怀的华美

写意

罗周
●
著

Guguoshenyou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
罗周
/ 著

故国神游

GU GUO SHEN YOU

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故国神游/罗周著

南昌: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2000.2

ISBN7-5391-1632-3/I·377

I. 故… II. 罗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51179 号

故国神游·罗周 著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(南昌新魏路 17 号)

邮 编 330002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南昌市红星印刷厂

版 次 2000 年 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2.75

字 数 295 千字

印 数 00,001-5,000

ISBN7-5391-1632-3/I·377

定 价 20.00 元

(二十一世纪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卷一	只是当时已惘然 ——初涉三世纪·····	1
卷二	抚长剑,一扬眉 ——夺荆州·····	38
卷三	由来征战地,不见有人还 ——夷陵之战·····	98
卷四	衣冠照云日,朝下散皇州 ——使蜀·····	162
卷五	带甲满天地,胡为君远行 ——出祁山·····	208
卷六	人生如梦,一樽还酹江月 ——再赴征尘·····	276
尾声	·····	379
做梦的年华	——代后记·····	381



卷一 只是当时已惘然——初涉三世纪

1. 绵长哀婉的楚歌，像是摇曳于黑色枝条上的潮湿花瓣儿，永无止息地飞旋、徜徉在这寂寞沉沉的平原上。

灰蒙蒙的天辽远黯淡，一如失神的眼；高处的浮云泛出白色，开始流散；湿漉漉的空气夹杂着草叶的香涩味儿，自每个人的脸颊滑过。这一片淡淡的忧伤底衬着那轮浓红得让人心悸的太阳，更使它显出几分莫名的妖异之美——它是一滴浑圆的血呢，还是一颗含血的泪？

叮叮当当敲凿石块的声音，低低切切刻意内敛的哀泣。

海一般的平原上，人群随着空气流动而流动，一例地垂着头，缓缓地移动细碎的步骤。

有什么轻飘飘的东西在“窸窸窣窣”地落下来。

梦中的我知道我在做一个梦，一个总被重复的模糊的梦。

渐渐地起雾了，万物都隐约起来，远方的群山颜色难辨。一曲凄凄的歌，却在格外的静寂中尤其分明：

“君其灵兮以旷放，寥廓忽荒兮超然自丧。路幽昧兮君高翔，意有所载兮梗其德扬。出不入兮往不返，三军悲



哉兮心内摧伤。平原忽兮何渺茫，魂兮归来兮恋故乡——”

绵长哀婉的楚歌，像是摇曳于黑色枝条上的潮湿花瓣儿，永无止息地飞旋、徜徉在这寂寞沉沉的平原上。

“你的精神啊，深远旷达，进入恍惚之界而超脱万物忘记了自己。社会命运昏暗混乱啊，你却能举翼翱翔，志向明确正直高尚。如今你啊，一去不还，使我三军悲痛欲绝。平原是何等萧索辽远啊，魂魄呵，回来吧，依恋于你的故乡——”

这是一曲悲哀的丧歌啊。

似乎有个极大的谜，隐在我冲涌而上的泪水中，但那谜底，却因为梦的恍惚离我太远——不知道我在哪里，也看不清任何一个人的脸。

有人死了么？

在虚假的泪眼蒙眬中，风卷散了我嘶哑的声音：“是谁……”

“喂，醒了醒了！你要把我活活饿死吗？”香香猛烈地晃着我的肩。

睁了眼，发现她秋水横波的眸里歪歪地挤了个懒洋洋浅笑着的我。

“一双美目，一寸秋波，千斛明珠未觉多。”我眯起眼，怕她听不明白便缓缓说道。

香香恶狠狠的夜叉模样顿时收敛，皱起鼻子，俏脸儿因为飞上一抹粉色桃瓣而更显俏丽：“千斛明珠？这个比法儿，真新奇呢。”

我哈哈一笑，伸手点点她小巧的鼻尖：“又不是夸



你，美个屁啊。”

一切明媚，全然不是公元三世纪应该的样子。

香香在很远的角落冲我笑，她一颗小小的虎牙调皮地露了一点儿，耀眼的春日阳光傻乎乎地舐着它，我忍不住在心底啐了一口。香香的脸玉一样白皙，有一双细长妩媚的眼。她很讨厌把自己折腾得脏兮兮的，所以我称她为“干净的贼”。有时她甚至强迫我也洗一洗，揪住我的鼻子把我的脑袋按进溪水里，我便鱼一样咕嘟咕嘟吐出水泡泡来。

春天显得有些干燥，马车飞扬的灰尘呛得我难受。云像一丝一缕的棉花糖，犹犹豫豫地聚拢又散开，看着便让人牙齿粘乎乎的。

“你可别忘了，我昨晚什么都没吃哪！”不久前香香还攀住我的臂膀，挑眉瞪眼地抱怨。

“谁让你不肯吃那些……”我咕哝着吸吸鼻子，叼着根枯草躺在破墙旁。

“又来了又来了！那些小米哪是人吃的！你非要我咽下去，我会死给你看的！……明鹏，我真的，很饿了。”香香眨着那双明媚的眼，微微地抿了唇。我斜着眼发现她在贪婪地咽口水。

于是揉揉鼻子伸个懒腰站起身来：该工作了，明鹏。

我也是个贼，和香香一样。

远远地笑着的香香，眼睛亮得不像做贼的坏子。

只一炷香的工夫，我就捏着只很瘪的钱袋窜回她身



边。这回偷的又是个穷酸的读书人，衣服穿得比我还要破，这类人都穷得只剩下一小点有用的铜钱与一大堆没用的书生气，即使被抓住了，又有什么了不起？他们既不善于骂人又不善于打架，结结巴巴两句“你，你”，一点杀伤力都没有。

他们都需要钱，但我們也需要，让他们来偷我们的好了。这样一想，我便连那最后的一点羞愧都清得一干二净了。

“明鹏你是个天才，有赏！”香香狼吞虎咽地嚼着饼，含糊不清地说。

“别赏我巴掌就好了！”我猛地大笑起来，哈哈，我是个天才，一个偷盗的天才！所谓时势造英雄——这就是个实例。

香香大抵是习惯了我的狂笑，也大抵是饿得太紧了，她头也不抬地对寡淡无味的菜饼发起猛攻。温情的阳光中了美人计般懒在她的发梢，把她黑亮的发镀成熟了大半的淡黄色麦子。

2. 她很响地扇了我一个耳光，我毫不犹豫回敬了她同样的响亮；她直直地站着又给了我一下，我又回敬；她又扬起手来，迅雷不及掩耳地赏了我第三个耳光，这回我不再给她白白的脸蛋重创了。

好半天，香香抬起头来，很是大方地冲我咧嘴一笑，说她忘了我还没有吃饭。



“你竟然还能记起你忘了。”我佯作冷笑状，“你还记不得你原先逼着我给你找吃的？”劈手抢过她尚未塞进嘴里的饼，我大嚼起来。

第一次见到香香是十天前，她说她见到我偷东西，然后威胁我说如果不给她弄点东西吃，她就去官府告发我。

“屁。”我嗤然。

“你敢！”

哟哟，盛气凌人嘛她，我眯起眼笑得和蔼可亲，话语温柔动听：“你算什么东西？！”

“你……”

然后她很响地扇了我一个耳光，我毫不犹豫回敬了她同样的响亮；她直直地站着又给了我一下，我又回敬；她又扬起手来，迅雷不及掩耳地赏了我第三个耳光，这回我不再给她白白的脸蛋重创了。盯了她许久，我叹道：“这样的女孩怎么像只母老虎啦，妈的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！”她咄咄逼人。

我吐吐舌头说她是见到最漂亮的女孩，然后就去偷了块馍给她，她吃得像饿鬼投胎一样。

香香大概也想起了那三个耳光，是以她微低着头“吃吃”地笑了半晌，好久才抬头笑道：“不要那么记仇嘛，已经给你道了四次歉了。”

“你再去买点东西吧。”香香把钱袋捏得极紧，递过来。

“那些钱够不够咱下一顿的？”

“大概……够的。”



“那就留着吧，书呆子们赚钱比咱还难，妈的。”

细细地咬着菜饼时，我听见那书呆子鬼一样地叫了！

他揪住一个身着二彩绦罗的公子哥儿说别人偷了他的钱！我想笑，笑不出来，一种催泪剂样的东西冲涌在我的胸口。

“你，你，你是不是……偷……偷了我的……”

“妈的！”这年头所有的公子哥都会“国骂”，真是“中华之宝”，“你小子活得不耐烦了，敢挡老子的道？”

“明鹏，怎么办？”香香扯扯我的衣袖。

“走呗！还留着被逮？”我撇撇嘴。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走了啦！”

我们就走开了。

三个时辰后，香香用剩下的钱买了三个饼，递给我两。我还给她一个，她把它掰开，拣了块大的给我，我又把大的还给她，接过那小的就咬了一大口。她悠悠地叹了口气，说我总该给她个表现的机会嘛。

我说得了吧，你以后讨老公一定得讨个愿把两个饼给你的，那时候你接了就吃，不要和他多说。

她无聊地皱皱眉：“我讨你作老公。”

“妈的，”我嗤地一笑，“我吃了你一个半饼”。

她静下去了，忽然叹了口气。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那个书呆子，他是不是也有个老婆在等他买饼回家？他买了三个饼，也准备给他老婆两个？”



“不会的，他肯定是用这些钱去买书的，书读得越多人越笨啦，还不如我们吃了划算。”我淡淡地说，心里想着他也许还有一个可爱的孩子。

大队大队的兵卒急匆匆跑过，扑腾起阵阵尘土，香香便像往常一样不耐烦地皱起她的眉：“那么脏，跑什么跑呀，害得我晚饭都吃不安稳。”

“得了吧您哪！”我“呼呼”地吹去饼上的灰尘，哑然失笑，“那是官兵呀，这种不太平的世道，没了兵还玩儿个啥呀？”

“不太平？我看还蛮不错的……”香香俯就糙饼，细细地用牙耕耘那片菜色。

“做贼还不错？呵。”我伸出手去替香香拍了拍肩上的飞尘。她却转过头来说：“这么多兵，哼，一群废物。明鹏，我听说孙将军的妹子不见了。”

“唔。”

“你怎么没反应？”面对我头也不抬的平静，香香很是吃惊，“孙权孙将军的妹子孙夫人哪，你有没有听清楚？”

我这才抬了头：“孙夫人和你有关系？”

“啊……没关系。”

“那么和我有关系？”我将咬了一半的饼从牙边摘下，又问。

“好像也没关系。”

“既然和你和我都没关系，你管她干什么？不就是个孙夫人么？”我一笑，“咱哪有闲功夫替她瞎操心，对吧，香香？”



“对呀！不就是个孙夫人！嘿。”香香快活地笑起来，她的眉宇间洋溢着一种异样的动人神采，我舒开了臂揽她入怀。

我们的身影融合在渐渐下沉的夕阳的风景中，树梢上钩着一镰月，饥不能当食，寒不能为衣，淡漠得像石雕。

我家乡有句老话叫死也不能当贼，我苦笑着告诉香香。

香香柳眉微扬，那你为什么要做贼呢？

因为我知道饿比死更难受。

饿！我扑倒在黑色的地面，竟然抓起土往口里嚼——我要吃些东西，我不想死，给我——一点东西——我颤着的手被一只破旧的草鞋踏住，骨骼在磨砺下呻吟。他扔给我一块馍，然后让我去当贼，如炬的眼神燃着我最后一点假惺惺，把它烧得灰飞烟灭。他伸出右手，只有三只手指——叫人给剁了，他漠然地说，但我活着，不当贼，我早死了。

我咽下馍，恢复了一点力气，应声道：当官的可以当贼，咱为啥不可以。

好小子，真有见识，他一拍我的肩，大笑起来。

他到哪里去了呢？他也许明日就站在你面前，他也许已经死了，死得骨头都被野狗吞进肚子消化掉了。我低头，朦胧中看见我还有十根完好的手指。

香香从背后拥住我，说：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
我说我什么也没想。



香香说她不好总是累我给她弄吃的。

我说没有关系，怕挨耳光我只能照顾你喽。

“你真是个混蛋。”她轻轻捶了我一拳。

“我本来就是。”

她停了很久说除了我这混帐东西外，没有人打过她。

我笑道彼此彼此。

“你？呵呵。”她也笑起来。香香笑起来的样子真是好看，而且，不仅仅是好看，那种洋溢着全身的快活气息简直可以逼得你必须与她一起开怀。

我舒展开眉说：你打我是天经地义我打你是天理不容喽。

“那当然！”昂一昂头，香香忽然伸出食指自我脸颊划过，痒痒地很轻，她的另一条胳膊，却将我搂得更紧。

“我喜欢和你在一起。”香香低声道。

“嗯。”

“我可是很少有这种心思的哟，我要和你在一起。”

“唔。”

“可咱说不准哪天就饿死了，”她轻笑，“我喜欢上了个贼。”

“香香，你……”我因找不到合适的话而停住。

看着香香嫩黄色的笑容，我忽然觉得自己从很早以前就走进了一个误区，一个可以毁灭某种美好梦想的误区，布满地雷。

“明鹏，咱们饿死了，可怎么办呢？你说呀！”

“香香，找个好男人嫁了罢。”



“明鹏，你喜不喜欢我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我嫁给你，你要不要？”

“香香，你是个很好的姑娘，你可以找个很好的男人的……”

“你敢不要？”

“你可以再不挨饿再不受冻，你可以有许多漂亮英俊的儿子，他们聪明能干还……”

“你真的不要？！”

“香香！我，我没法子的，香香——”

她又一笑，浅紫色的笑意格外凄凉：“我从来就没法子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，活这么大，我就没法子去过自己喜欢日子。真是混……”

香香哽噎起来，黑暗中我看不清她的脸，只感觉到她清凉的臂缓缓地离了我：“现在，你也不要我，连个贼，都不要……”

“香香，不是的！”我大喊起来，使足了气力，连冷月清辉也颤了颤，“不要走，香香，不要！听我解释，香香！”

“我没有走，我在听。”

“香香，我是个……女人。”

……我强迫自己忘记了香香最初的反应，只留下大片的空白。

香香没有哭，我也没有哭。

她又紧紧地抱住我的肩，喃喃道：“对不起，明鹏，对不起。”

我也低低切切地说：“对不起，香香，对不起。”



没有什么更多的话，谁也没有对不起谁，只是莫名地就有种罪恶感，我们彼此相信对方的纯洁，所以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。

香香说她还是像原来一样喜欢我；我说我也是的。

我叮嘱香香不要把我所说的泄露出去。

香香慎重地点着头，说如果她吐露了半个字就——我点住了她的唇。

我把头发披散开来，脱去了遮掩的外套，月光下，觉得自己是一尊凉凉的汉白玉像。

香香说：“你长得好漂亮。”

3. 我有时甚至怀疑，我只是在做一个荒诞的梦？只是不知是此时在梦中，或是原先在梦里。

香香像往常一样将头枕在我的膝上，在迷迷糊糊的视野中搜寻着某一颗微弱的星星。

紧一紧怀，我可以感觉到衣襟前藏了张厚实的纸，一张精确得不能再精确的地图，那上面有一大串的地名：乌林、赤壁、夏口、武昌、江夏、樊口、九江、柴桑、建昌、豫章、庐江、皖城、建业、吴郡……配合着最适当的常备驻军数。一阵昏眩，这只是“三分之一”的“中国版图”：吴——我，是，谁？

我有时甚至怀疑，我只是在做一个荒诞的梦，只是不知是此时在梦中，或是原先在梦里。

“A heavy weihgt of hours has chained and bowed. One



too like thee: tameless, and swift, and proud”（岁月沉重如铁链，压着的灵魂，原本同你一样：高傲、飘逸、不驯）。

曾经当着香香的面念过这样一句话，告诉她这是祈福的咒语，其实，唉——香香，这是英语啊，我沉进了一个或许存在过的时空……现在的我，只能用一个笨拙的“或许”权作无可奈何的逃避。我的亲人，我的师友，我的……早已麻木的心也会绞痛么？

那是在一个繁华的海边城市，空气总是潮而温润的，走在高楼林立的柏油马路，可以嗅见海风天蓝的气息。迎面总有细微的小水珠，盈盈然地跳到你的唇上。我在一所很有名的大学就读，中文系。每天在笔记本上毕恭毕敬地涂抹着某年某月某日，握着时光等着复习考试放假火车票奖学金……闲着没事儿就和两个顶好的朋友阿音、阿奇乱侃刘备曹操孙权诸葛亮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，揶揄古人，拍着桌子聊——三国。

当我们仨围成一桌画好了一张精致非常的三国地图时，天地开始旋转。

“如果能回到三国时，你会……”

“那不要太爽，凭我的历史知识，一定飞黄腾达啦。”

“你小子最崇拜诸葛亮了，怎么样，是不是去当他的左膀右臂？”

“我毫不犹豫帮他把阿斗那个笨瓜从皇位上踹下来！”

“哟哟哟，你小心被他给枪毙了……”

“我干脆带颗原子弹回去，把魏吴给炸平了。”



“庶民何罪，造孽……”

笑着闹着的不经设计，就在一瞬……遭到诸神的嘲笑与近乎报复的愚弄——我们莫名地失去了原有的一切，得到的呢？是三世纪！三国的时代！20 世纪的我被挪到了这里——东汉献帝建安十四年，东吴属地武昌。我成了个贼，在泥地里打滚，碾扁了那个恍惚中叫“堂皇”的东西。

走在高楼林立的柏油马路，可以嗅见海风天蓝的气息。

阿音，阿奇，你们也在这里吗……茫茫的天地，宇宙是如此浩瀚，我又这样的渺小，不知道流淌于我体内的，是血还是水，抑或甜丝丝外加色素的桔子汁？

夜深了，露重了，更凉。低了头，发现香香的头仍枕在我膝上，她总是这个睡姿，半裸的臂随意地交叉在胸前。隐隐地听见她轻声的梦呓：“妈的……嘿……妈的……”，甜蜜蜜地像在骂她的情郎。

4. 香香说这家新升了官儿，娶了小姐，钱多得非要别人帮他花才行，去捞一笔足可以大半年不用干活。

我用尽了气力在这东南西北全然不知方位的大院子里狂奔，心里暗骂几句：该死，他妈的怎么这么霉！

怀里揣着的珠玉唧唧当当地闹腾开来，就像催命的梆子；风在我耳旁呼呼乱叫，传递着它的嘲笑。